

尚書質疑

臯陶伯益非父子辨

謂臯陶伯益爲父子其說始于列女傳皋子五歲而
贊禹曹大家注皋子臯陶之子伯益也唐世系表顯
頊裔孫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臯陶臯陶
生伯益鑿鑿然矣鄭樵之志羅泌之史王圻之考皆
揚其波者也案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杜注卽垂
禹益臯陶之倫庭堅臯陶字與班固鄭元同水經注
百蟲將軍顯靈碑將軍姓伊氏名益字隤敷帝高陽
之第二子伯益也蓋以左傳列隤敷第二故則益與

皐爲同祖兄弟行益齒且先于皐矣史記秦本紀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子曰大費與禹治水有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由是言之益之父則大業母則女華號則大費唐表乃以大業爲益高王父女華爲大業子益之曾大父大費爲皐之父益之祖作史記正義者則又徇列女傳而直以大業爲卽皐陶何太相戾哉夷攷皐陶生于曲阜是爲偃姓春秋六蓼二國皆其後夾潒又以舒鳩舒庸舒蓼等國並偃姓祖皐陶則其苗裔亦繁

矣要之無嬴姓之爲皐後見于經傳者向使皐益爲父子則當六與蓼滅時秦趙方盛也何得臧孫遽有不祀之嘆其繆亦易睹矣

自古史亡而人好異說近更有援商頌帝立子生商一語以契爲舜子者孫文定相國持之頗矜強博是辨之不可勝辨也皐益事予因考古今氏族而偶及之末段用林少穎說亦見困學紀聞最爲語約而意盡考諸說雖沿唐表亦各分歧表以爲顓頊後諸說則以爲少昊後表以爲皐陶生伯益

諸說則爲栢翳而伯益另是一人蓋小司馬以郊
子祖少昊而嬴姓則秦趙同族宜後青陽不知少
昊已姓傳注瞭然列郊于嬴本秦紀贊之誤不寧
唯是庭堅實高陽才子而舊皆系諸昊後秦唯自
以顓頊裔故立黑帝祠而後人必強其祖昊均之
非也史記翳益重出實只一人氏族略乃于秦氏
趙氏旣云嬴姓少昊後以皐陶爲始祖又于裴氏
馬氏江氏註云嬴姓顓頊帝孫伯益之後是爲一父
而二祖路史續通考因又以栢翳後少昊嬴姓以

伯益爲顓帝子姬姓封于梁是爲一人而二姓夫
梁亦嬴姓國也左傳梁嬴是已栢翳之卽伯益非
父皐而祖昊明矣或設難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
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遺卵女修吞之生子大
業此秦本紀之文也不著其父故索隱謂秦趙以
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引左傳鄭子以正之
豈無見歟曰此小司馬泥于字句之失也蓋史記
有關文苗裔句斷孫當作妃女修疑顓帝妃名也
上旣云帝顓頊之苗裔下當云顓頊妃曰女修而

今文如是乃史家之省筆不得爲不著其父路史
因是遂謂少昊裔子娶高陽氏之女曰修生子大
業夫曰裔子耳世次之未詳名號之無稽遂得爲
著其父乎余故申爲之辨亦以清族姓之大源未
始非考訂家一助云

鹿泉自註

九江辨

禹貢九江胡氏蔡氏以洞庭湖當之用水經也竊嘗
詳核本經疑前此諸儒皆主尋陽爲言釋文所載尋
陽記及張氏九江圖豈盡鑿說考九江自秦始置郡
漢因之乃在淮南廬江地秦去古最近其名郡之實
必非無稽而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其
爲指尋陽尤顯此非如王莽之以十川爲九江徒妄
造而不可爲要據也

莽改漢之九江郡曰延平豫章郡曰九江見地志劉歆云湖漢

等九水入彭蠡故名九江也湖漢卽贛水後漢志之豫章水雷次宗曰十川贛廬牽淦盱濁餘鄱僚循九

以十川爲九江蓋自漢以來所稱九江皆在南楚
貨殖傳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傳記不一從未有言洞庭爲
九江者唯水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一語然
酈注亦闕其湘水注云資湘沅澧四水同注洞庭北
摩湘浦北對大江名之五渚又云巴陵西對長洲南
會謂之三江並不言九凡水之大者莫不容納衆
川洞庭浩濶受水固不止于九卽使以九水所合或
當別有九江之名而要不得以當禹貢之文也今就
經文核之經于九江之上曰東至于澧澧水名卽九
水之一入洞庭者則是至于澧卽是紀洞庭古史簡

渾故或舉小以見大或舉大以該小多舉一以包其

餘並非經之獨遺洞庭也而下文乃曰過九江若爲

卽洞庭則澧仍與焉于文義爲複

蔡傳亦似知其不安因採鄭氏醴陵

之說以澧爲非水遷就顯然史記澧作醴乃古字之通索隱及鄴注可証也

東陵之下曰

東迤北會于滙迤者邪靡近屬之謂若以東陵爲巴

陵則去彭澤遠亦與本文不合也

東迤北會于滙並非彭澤子已別爲

解此特姑就諸家之說言之耳要之地理志東陵在廬江西北東陵既有專屬則自不必強指爲巴陵矣

思故以爲主洞庭不如主尋陽古說未可輕易者也

或曰尋陽揚州域也不當隸荊州曰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指下流言沱潛旣道雲土夢作又指上流言也下流有所歸則上流得所治矣江漢雖荊州川而其入海在揚州乃于荊言之蓋終言其效特爲他州變例則因誌江漢而遂牽連並及于其所過之川豈爲相溷哉是故上言朝宗下言殷殷衆也卽周禮殷同殷頻之殷正與朝宗一例言江漢治而九江亦會同入海也孔傳殷訓中蔡訓正皆非經旨孟子言禹疏九河史記言禹疏九江淮南子亦言禹鑿江而通九道則知九江猶九河皆自一而分爲九復自九

而合爲一書于九河言其分曰道曰播者當時禹功尤勤于河故就其用功時言于九江則言其合曰殷曰過者當時江患稍次于河故就其奏效後言義各有當也第徒駭諸名見爾雅可攷而尋陽記緣江圖出後人易滋疑竇故宋儒得而乘之朱子復爲之辨真若古說之必不可通矣禹貢雖指則尤力主山海經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山海經非僻書使其說誠然豈有自漢及唐諸儒釋經略不一及郭璞且爲作注而其江賦云流九派乎潯陽何也龜策傳云

神龜生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此先古實事通典亦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卽此廣濟今爲湖北屬縣考訂之學終當以漢唐人爲大宗吾不敢輕阿彼而違此也

尋陽記九江者烏江蟬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箇江緣江圖則一曰三里二曰五州三嘉靡四烏江五白蚌六白烏七箇八沙提九廩參差隨水短長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

江口會于桑落洲二說異同孔疏謂其名起近代然烏江見史五洲見酈注嘉靡疑卽水經之嘉吳江者其間傳聞訛缺滄桑變遷或實是名非或名存實廢未可執目前論也又按雲夢者二澤也夢在江南雲在江北郭璞以爲巴邱湖蓋屬偏舉而今楚水之大者無如洞庭則疑亦雲夢二澤之一歟乃其不得以當九江之文則第參譯本經而可知之諸家之論幾若經文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三句十二字皆專爲洞庭一地重累不休

者悉亦經例所無耳 辛卯八月鹿泉又記

桑落洲今九江府德化縣地名其鄉曰桑落鄉酒
曰桑落酒 王子又記

榮播辨

禹貢榮波既豬漢地理志同史記及馬鄭王本波竝
作播解爲榮澤名榮播唯蔡傳榮波二水名據周職
方爾雅山海經爲說從顏氏林氏也而胡氏禹貢雖
指非之其所載閭百詩說辨證甚力云安國解猶作
爲二水白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以周官爾雅爲
口實蔡氏又本之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爲濟之溢
彭蠡同爲洛之支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
導洛此則專主導濟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
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鄭注職方其浸波
讀爲播引禹貢榮播既豬仍當作播證一賈疏案禹
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證二史記索隱引鄭氏曰

今塞爲平地榮陽人猶謂其處爲榮播仍當作播證
三山海經婁豸之山波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水
今本波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答水非屬波水證一
惟鄭注作波然亦出于山不出于洛非屬波水證二
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
也唯此堪引然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
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
猪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百詩此論精覈吾無以易
之云 子更反復參究案傳云榮澤波水已成遏猪則
似安國解已分爲二水若非波爲水名則波水二字
爲不成詞矣特傳文失之太簡而正義復不詳審誤
以洪水之時此澤大水動成波浪試思洪水時何水
不動成波浪而經獨于榮澤言之乎經于導山導水

皆紀禹施功時循行次第若九州則隨舉各州所有山川以表成功之實詳略既殊故有次第言亦有錯綜言者有本相連屬者有不嫌遼濶者卽如冀州言雍州之山荊州有揚州之水先儒皆有成說

梁岐九江是也

二者蔡傳皆不從舊說禹貢錐指仍以梁岐爲雍州山

夫他州山水且可附見

本州不嫌參雜然則濟濫爲滎洛別爲波濟洛本皆豫州川以一言而括數百里之遠何爲不可乎職方注疏本誤卽就鄭讀其浸波爲播亦必滎播爲二水而後可若止一滎澤也上文其川滎已言之矣不應

復以充浸數賈公彥之言禹貢有播水無波亦第就
今文爲說偶遺古文耳然直云播水亦似以播別爲
一水名矣乃並不詳晰所在而第沾沾于滎澤自屬
鄭賈之失考固不足以爲證也索隱之引鄭氏云今
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此索隱文誤也
潁達疏引鄭固云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澤未嘗作
播下乃云馬鄭王本並作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衛
狄戰于滎澤不名播也說甚明白卽索隱亦謂播爲
播潁之義滎是澤名竊謂滎波二字書法與大野彭

蠡自別其一作波一作播特古經之異文或訛字也
今必定其字當作播而復不爲播字正訓其將以榮
播爲名如彭蠡例耶則經兩言彭蠡無異詞不應此
言榮播而後乃云溢爲榮忽省去其一字將以榮爲
正名播爲詞義如小司馬播溢解耶則震澤荷澤單
名者卽以澤繫稱不應于此獨變其例經言播者唯
九河是以人力見義榮澤乃濟水自溢爲之無取言
播由是言之正當依古文作波而爲別是一水亦明
矣雖然蔡氏所引山海經爾雅而繫之云未詳孰是

原未嘗定爲經之波必出于洛且經于導濟言衆導洛不言波自不必泥洛水支流之說而注穀之陂水與入河之門水區區細流更不足當旣豬之文從而考訂之亦蔡氏所以俟後之學者也無已則還當于職方其浸波差一語求之案水經泚水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卽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差其水南逕蠻城下又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泚水泚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此條亦爲胡氏採入荆河唯

豫州下以證鄭注職方波讀爲播之非而繫之云蓋
洛別百答之外又有此波水道元以爲豫州之浸浸
可以爲陂灌溉者也又引章懷注馬融傳云波水出
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州西四
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于
其地置廣成苑爲游獵之所澤水出狼臯山東南流
合溫泉水波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合湍水入汝此
卽波澁之波也然則此卽滎波之波矣不審胡氏何
以又云禹貢之滎波自當作播與職方之波澁讀如

字者不可牽合也胡氏解禹貢好疑古文而攻蔡傳其中精義雖多然卽此一條考波滢則旣與鄭讀爲難辨滢波則又倚鄭注爲援殊不免于牴牾蔡傳雖未盡善要非憑臆故予復折衷爲之辨證滢澤漢時已塞而考者易知波水至今猶存而論者罕及皆由經文詳畧之不同與今古之異本茲予亦仍卽禹貢雖指所述而有以得其實云

鏐鏐球字辨

梁州厥貢鏐鐵鏐字乃鏐字之訛當從金不從玉尙書史記並誤雍州厥貢球琳此球字則鏐之訛本從鏐不從求史記不誤尙書誤觀史記鏐鐵下集解引孔安國曰鏐玉名又引鄭元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詩大賂南金疏亦稱鄭以梁州云厥貢鏐鐵則知鄭本實作鏐鄭氏注書因于馬氏史記文多同馬鄭亦當作鏐而作鏐者明是舊本有訛裴氏因孔傳而不敢疑仍兼採鄭以示異同然釋文鏐音蚪徐又居蚪

反又間幼反馬同璆何以得間幼反馬但有同鄭何以得同孔又引韋昭郭璞曰紫磨金今考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璆其美者謂之鏐注鏐卽紫磨金經及注並不作璆字唯璆琳玉也注璆琳美玉之別名鏐與璆二字截然不同以證說文鏐黃金之美者从金璆聲徐音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从璆作璆徐音巨鳩切讀若蚪是璆球可通鏐璆必不可通陸氏釋經從無改字若此經文是璆而非鏐必無混言馬同之理是故禹貢錐指雖疑陸之誤而終斷

之曰古不聞此州出美玉璆字或鏐之訛未可知鏐
鐵銀鏐皆金罍磬皆石義似較長也唯是鏐字明有
鄭注本可據胡氏不能確證其得失徒就字類偏旁
作揣摩耳然則今之作璆必是孔本與鄭原同作鏐
而傳寫有訛缺其璆玉名之傳特後人因而緣飾卽
取其下雍州傳文爲之自裴氏至唐孔氏皆不敢議
獨陸氏爲得善本而言馬同卽是言鄭同要之爲鏐
字非爲璆字證並恐其所據傳文亦當與鄭注不殊
者

傳下句鏐剛鐵卽與
集解所引鄭注文同故不復言鄭而別取韋郭見

義也先言璆音蚪徐又居蚪反非陸氏之原文也乃下雍州璆琳之文後人移于此以就傳疏轉易雍州之文爲球音求耳觀釋器璆琳玉也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按其地正合雍州經文而字作璆史記集解亦引孔安國曰璆琳皆玉名足明孔傳與史記本實同是璆非球穎達正義卽引釋地文以證傳不言璆與球之異同皆足明其是璆非球而今作球者則皆傳寫互錯梁州之鏐以形近而爲璆其失在唐前雍州之璆以音近而爲球其失在

唐後較然矣且球玉磬也見于虞書鳴球傳而雍州則第二云玉名與郭注璆琳適同不言磬即使璆可爲磬亦是磬材而已乃蔡傳于梁州之璆不察其爲璆而云玉磬并無當于璆于雍州之球不察其爲璆而云美玉并無當于球殆兩失之

爾雅釋文璆力幽其幽力幼三反則亦得有璆音經誤未必不因此非但形近要于一是金名從金與銀鏤鐵一例一是玉名從玉與琳琅玕一例則自判然顧命天球鄭注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

是通璆爲球尙無礪訛鏐爲璆而釋以玉更衍以
磬乃全非矣後世金銀銅鉛之產由蜀而滇備見
史傳至今爲天下利而玉則內以藍田外以于闐
爲最著梁雍分擅土宜必無可混胡氏錐指考證
詳核故不更贅云

自記時庚子初夏

大小序辨

予治詩書劇不取大小序名目故爲詩細于序直曰
序曰詩序爲書質疑于序直曰書序孔安國書傳序
則曰孔安國序蓋詩之序一而已所以述作者之大
指明師承之正宗觀其下並無傳語坊本序下有傳
者皆箋字之誤
釋文及孔疏
可見詳詩細足知此序若非毛公自作卽出毛公以
後然後漢書衛宏作毛詩序則瞭然矣並無大小序
之名不知何時始以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
焉爲小序自風風也至是關雎之義也爲大序又以

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朱子知其不安則又獨截詩者志之所之也以下爲大序而小序之名遂定夫風風也因前風之始也一語而申之者也詩者志之所之又因風風也一段而廣之者也結之以是關雎之義以此始以此終也善乎釋文之載沈重曰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小大之異明切如此而無端取其完整篇帙割裂前後指爲異人忽大忽小不已碍于理乎若書序之有二一爲古壁按出時所得之序古序也一爲東晉所出孔安國

序乃自序其按書作傳之本末私序也相傳以古序爲孔子作又謂卽外史達書名之作果如是是亦尊矣吾觀史記屢載其文伏傳間著其語卽非真出宣聖要亦孫曾漢儒而輒名之小序反以安國之序爲大序更不知其何取而安國乃得獨大其將以條分者爲小總論者爲大耶抑長且多爲大而短少爲小耶詩序本無分名而強分之書之二序本有分名而強易之千載承訛矢口涉筆指爲定名而莫覺其言之不順故復爲舉正之以告學者

詩書序皆當如逸周書序自爲一篇總次經後太史公班史自序猶見古法其引之各冠經首乃安國序中妄語而穎達遂并以誣毛公是知詩序之分冠各詩沿書例也書序之有大小二名又沿詩例也至嚴氏詩緝則以序首一語爲首序綴其下者爲後序意蓋以首句子夏作以下不知何人作又與舊說異均之多立名目無取焉

鹿泉又記

四岳考

四岳孔注云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本以爲四人獨蔡注易之爲一人以合于二十二人之數至于今罕異詞者愚按羲和司天至夏猶然與岳牧任殊孔說殆未可盡信然玩二典之文其上云咨四岳則下繫以僉曰僉衆也使誠一人于義何取蔡謂四岳與在朝諸侯同辭而對唐虞官百無大于百揆者舜禹嘗宅是矣然帝之稱之則必曰汝舜曰汝禹以至棄契益皋陶夔龍皆名之無緣于四岳獨官而不名也蓋唯其

非一人則一人不及悉數故總舉之以其官正如咨
十有二牧例而伯夷謂之太岳其後遷爲秩宗其初
則長四岳唯其本四人故帝曰咨四岳僉曰伯夷否
則爲帝咨于夷而夷自薦于帝矣考之周語太子晉
之諫靈王稱伯夷四岳之功曰此一王四伯豈翳多
寵是猶文字之顯然可見者孔說要不得爲無據惜
乎四伯中唯伯夷名顯經傳而三人則遺之致說者
漫以埋滅至若二十有二人者要當在禹稷諸臣之
外蓋諸臣皆重職當新天子嗣位不無新舊遷拜之

異既各予以專命而其餘如爰斯朱虎之屬度皆仍
故官進秩有差而已則第總勅之亦正不可少蔡卽
以四岳九官十二牧當之不但四岳非一人且十二
牧是謂十二州之諸侯未必拘定止十二人也

周禮疏序載鄭注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
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又云
四岳四時之官主四方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
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
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

可知則謂四岳且不止四人矣大傳亦言四岳八
伯一岳各有兩伯質諸孔鄭或堯初四岳實以羲
和四子爲之自堯至舜百餘年間不能無死生遷
轉及制度分併之異故羲和爲重黎後而伯夷乃
以姜姓爲太岳太長也

癸巳秋又記

西漢水考

禹貢嶓冢導漾此東漢水也在古梁州域尙有西漢水卽經浮于潛之潛然不著其所出按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貢導漾始此爲漢水亦曰沔水蓋嶓冢山有二一在隴西天水上邽乃古雍州域卽今鞏昌府秦州是嘉陵江之上源地理志所謂東南至江州入江者也一在漢中沔陽縣界後魏常卽其處置嶓冢縣隋改西縣唐分置金牛縣卽

今寧羗州知嶠冢有二則東西一漢源流所歷各自判然禹貢所言乃今寧羗之嶠冢自漢地理志以下桑欽水經常璩華陽志孔穎達正義蔡沈集傳皆誤以隴西武都氏道爲言移梁山而入雍域執西源以涸東名失經旨矣蓋其故由輾轉相仍知漢水之有東西俱出嶠冢而不知嶠冢之有二遂謂嶠冢以東水皆東流嶠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爲分水嶺則似一山跨兩縣之境而爲二水之源也者知嶠冢之在西縣而不知西縣亦有二漢志西縣嶠冢山西漢

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正義引之此隴西之西縣漢縣也雍大記之西和通典之上邽而酈道元亦云今西縣嶠冢山西漢水所導也皆謂是也隋志西縣有嶠冢山此漢中之西縣大業初省沔陽而改置者也隋縣也括地志通典之金牛寰宇記之三泉地理通釋之大安軍而蔡傳引地志云在西縣卽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皆謂是也東源大而長西爲差遜故經有詳畧後之爲山川祀典者闕焉則皆先儒泥于禹貢漢志合二爲一之過歷考禹貢錐指蜀道驛程

記足辨其訛行水金鑑東西分列圖說更明以是而
觀水經注汚漾二條之彼此紛錯洞若觀火矣

地理志以西漢水所出之嶓冢山冠禹貢二字非
水經以西漢水爲漾水尤非西漢無漾名也又水
經末云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此嶓冢林之訛
不可爲據 鹿泉自注

洪水年數考

儒者言堯有九年之水誤也以書孟子考之鯀九載績用弗成禹八年于外則是十七年太史公又云禹居外十三年是前後共二十二年矣竊意九年八年此只是治水實年數八年之內水患未平民未得耕種禹于其間孜孜疏決僅得暨益奏庶鮮食而已至八年後沈災已去畎澮已濬始能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蓋經營又五年而後三壤咸則貢賦大定甸侯綏要荒各安舊服而禹乃入朝以告

功成矣故史公總而言之曰十三年其于當日事勢未嘗細爲分析也又按九載績用弗成特通舉鯀治水之始終而逆言之以爲後殛羽山張本古史簡便故卽連敘于帝曰往欽哉之下其實舉鯀之後卽繼以舉舜中間釐降歷試攝政巡狩諸大事皆卽在此九載中因舜巡行考鯀之績無狀乃殛之而命禹非待鯀已九載弗成然後舉舜遷延以至于命禹也若如此則堯試舜更三年舜始攝政巡視又不下二三年總計之已不下十五六年如是而後命禹禹又十

三年而後洪水平不亦太迂且曠哉史記夏本紀言堯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乃求人更得舜登用云云蓋拘于堯典本文而不之察耳

羅泌路史以爲堯在位六十二載沈蒙泮水于是試鯀俾司空九載功用不成而止于是爲世載七十矣天下猶未平乃疇咨能若時之賢以屬天下之統此又依史記文而強分年分以實九載之數又自知其難安而遂以洪水爲數十年事又依呂春秋謂堯將讓舜崇伯非之舜殛之羽山至其敘

禹平水土益烈山澤于肇州封山之後皆妄說附
述于此

鹿泉自注

周三王年數考

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此漢儒之雜說金氏曰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故其爲前編獨取諸竹書紀年武王崩時年五十有四蓋卽本宋羅泌說所以闢夢齡之妄者其于周三王年數差爲近信矣爰採而爲之考如左方

殷王祖甲庚寅二十有八祀周亶父之子季歷生

子昌 帝乙丙子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嗣 壬
辰二十有三祀周西伯昌生子發 紂辛丙寅二
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 癸酉二十有七祀西伯
發生元子誦 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 乙酉十
有九年十有二月王崩 丙戌成王元年周公相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王冠

右自庚寅至于丙寅合之得九十七年爲文王年數
自壬辰至于乙酉得五十四年是武王年數自庚寅
至丙子文王年四十七而受命爲諸侯書文王受命

惟中身中身者中年就人生百年之全數三分爲初中未計之四十以往爲中年也自壬辰至巳卯武王年四十八而受命爲天子中庸武王未受命就一人享年之實數三分爲初中未計之則四十八去其崩年不遠卽爲末也朱子末猶老也猶字極有斟酌夫如是故金縢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得有珪璧之祈否則九十之年而勤勤請命近于荒矣自庚寅至壬辰則文王以六十三生武王自壬辰至癸酉則武王以四十二生成王自癸酉至乙酉則成王年十有

三故爲武王崩成王幼夫如是則成王並非在襁褓

之中而負辰居攝之爲妄說更不待辨矣

家語亦載成王年十

三羅氏知闢夢齡之妄而猶信襁褓之說謬甚

此宜事理之有可言者雖然

盡信書不如無書以去古荒遠之事良無取乎鑿鑿言之吾于竹書于路史于金氏編蓋亦取二三策焉而文王九十七乃終及六十三生武王之說終是疑案姑引而不發云

案周本記武王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此用逸周書語是時已在克商反周之後

統計未生以前年數言之纔云六十則武王非耄
而爲天子前編之紀居然可信 癸巳又記

孔氏書傳序疑義考

予爲尙書說辨古文尙書無可疑而孔安國序可疑其傳亦有可疑何以言之古者傳書皆罕制序唯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因之蓋本其自作之書而序以識其本末若傳先聖之經則謙不爲序以明不作之義春秋三傳四家詩皆是也及東漢之末何休始有公羊傳序與西京異然趙岐孟子題辭猶隱序名鄭康成詩禮箋注皆不立序其注尙書乃有敘贊唐孔氏云謂之贊者以百篇序不分散避其序名也自是

而何晏爲論語集解序杜預爲左傳序厥體盛焉蓋
魏晉間風氣非前漢諸儒例孔傳之有序其可疑一
也後世經傳合于一處厥由馬融注周禮欲學者省
兩讀始連本文而王弼杜預之徒因之遂分經以合
傳前漢諸儒所無也漢初傳經經傳皆各自單行其
本經之序亦別爲一篇此百篇書序康成作注時所
據本尙不分散汲冢書七十一篇其字亦總次于後
爲七十二今安國序乃云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宜
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尤非前漢儒例其可疑二

也西京之文爾雅深厚孔序格致頗輕近是魏晉人
筆朱子蓋嘗云然其可疑三也藝文志尚書古文經
四十六卷此孔氏古文也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
此伏生今文也今文經傳並言古文但言經不及傳
固由班氏未見孔傳然志又云安國得其書以考二
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
官此所獻者只是初校出時本經未卽有傳而已遭
事廢格矣竊意安國之傳亦于其後私爲之以傳其
人耳安得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旣畢而後會巫蠱

不復以聞如序云云也序之非孔君自作而爲傳之
者依託以堅時人之信明矣且傳亦有非盡孔舊者
卽如舜典一篇修五禮傳謂吉凶軍賓嘉之禮考臯
謨五禮孔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爲言文既有同傳何
偏異又云北岳恒山恒漢文帝諱當時避之作常山
孔子湯誥恒性亦作常解何得于此直犯大禹謨不
自滿假傳
滿謂盈實盈亦漢
惠帝諱不當斥言蓋此傳本王肅注當時所謂類孔
氏而取以補亡者故陸氏釋文于舜典下別云王氏
注然考藝祖王云藝禰也今訓文祖是又不盡王氏

之舊蓋由孔本實遺此傳姚方興所上特就王本點竄爲之而孔穎達遂據以作正義故多異同于其間歟夫以千百年晚出之物雖正經尙不免後人之緣飾而况乎傳傳卽有譌何況于序故聊發一二端以俟善學之折衷焉

孔傳疑義考

孔安國書序與舜典傳子既考而疑之雖然舜典傳本出姚方興其相牴牾宜也乃若梅賾所上之可疑亦有不一端者案漢諱邦曰國諱啟曰開與恒之言常一也傳中避之多矣然于堯典云啟開也甘誓序云夏啟微子之命序云啟知紂必亡微子云殷邦顛隕擠墜召誥云邦伯方伯周官云均平四海之內邦國大禹謨云秉守法度言有恒皆直斥而不避此非直偶失檢也唯其非出一時一人耳班固地理志于

禹貢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爲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潁川密高太室山古文以爲外方山江夏竟陵章山古文以爲內方山安陸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爲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爲震澤豫章歷陵傳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武威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澤張掖居延之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今具見正義是卽壁中古文之義安國所說以授都尉朝者也計其爲禹貢傳自必

備之以表方輿之遠近古今之異同所謂傳注之體
當如是矣乃僅僅見于敷淺原下有云一名博陽山
在揚州豫章界爲與志言古文者差合而其餘則不
過順經本文云某山名某某二山名某水名某某二
水名某澤名某地名而已是宜胡氏禹貢雖指譏其
並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者亦皆顛預鵠突不
甚分明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也又若穀
城爲瀍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瀍出
河南北山金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

西南孟津在河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于河南而傳云在洛北胡氏旣皆顯揭言之明其非西漢人手筆茲予復得二疑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顧氏云合黎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志之言卽桑欽說也欽卽授古文尙書者也何得有不合則似桑欽未嘗親受孔傳也徐州

經曰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
反水出山陽湖陵南胡氏曰說文荷字不云禹貢浮
于淮泗達于荷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艸作
荷遂訛爲荷又訛爲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荷而史記
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豬爲荷澤此經
蒙青之文曰達于荷則由濟入漯可知矣案說文引
書多古文必其所見壁經之本如此馬鄭王書注無
異詞者特例以上下文皆有達河之語而不察耳當
孔君作傳時宜與許本同也然達河之文常達荷之

語特傳豈得略無一詞而今乃闕然字同他本則似
梅賾亦未嘗得真正孔傳也又天台齊氏尙書考證
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多仁人而何晏論語注引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
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同出安
國一手而所說判然何也愚謂鄭氏之箋詩注禮記
亦有文同而說異者是不足以難也傳中精義爲後
儒所不能易者多矣固未必全不出于安國要或自
其校出之日間有解詁家藏之餘偶存論著非完本

也抑雖完而授受滋紛久而不顯遂有于其中妄以
意點竄附益之者有散失而莫適補者故多引避之
非例詳略之失宜推求全指大都同于王肅十之四
同于康成十之二而踳駁時出先儒之議良不虛矣
予豈敢妄疑遠而徇衆哉若其他則皆論者之過而
已矣

孔傳與論語注異同考

孔安國注論語見于何晏論語集解所載與其書傳大同者如羿善射孔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此卽書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之說以相亦羿所立而後篡之也高宗諒陰孔曰諒信也陰猶默也此卽書王宅憂亮陰三祀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也無逸傳亦然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時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

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
亦卽湯誥敢用元牡昭告于上天神后傳明告天者
但元牡文闕耳則亦足以見傳注之非兩手矣若其
絕異則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
周家之少仁人今集註以少爲多蓋因邢疏而誤孔疏固謂多惡不如少善論語
注則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
子箕子來則用之兩處迥不相通論語注出在書傳
先從無敢疑之者則因以議傳而并及書焉寧不云
善得間然吾竊以爲無庸也蓋古者經書相傳類非

一本古人徵述詩書又時斷章取義不拘原文章句

故多異同今卽論語堯曰節不見于虞書而予小子

履云云有殊于湯誥墨子又誤以爲湯誓

今墨子本誤誓爲說

益非又多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獲罪于上下十三字闕氏疏證非之

正如左傳之

引禹誤虺誥太誓例旣不足執彼以繩此矣漢初儒

者釋經用心常虛而專未敢輕越畔于本師之外雖

遇彼此異同亦第隨文立解期于各是而止此雖有

周親云云書爲伐紂誓師之文在大賚四海前自主

紂言論語繫在周有大賚下則作克商後事與謹權

量三節一氣記者本無書云之文正是斷章取義法

不必主紂言故孔注亦爲另解并不言其出太誓與

所重民食喪祭之不言卽武成

書云高宗諒陰亦未明舉篇名意以

書文具在讀者自可參攷得之也善乎邢氏疏曰孔

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

兩通其義故不同也夫安國唯其傳古文故能知予

小子履節之爲伐桀告天履之爲湯名用元牡之爲

禾變夏禮其不言湯誥而綴以墨子特以存疑著異

而已至鄭康成不見古文湯誥則直以曰予小子連

上爲舜命禹事矣卽此可見孔鄭兩家得失并可見
偶然異同之並不相妨而世之論者猶必援論語以
爲攻古文書傳之左契于其同也則謂之勦竊于其
異也則謂之矛盾毋亦固而鮮通哉

蔡傳駁議

嘗謂漢儒近古而勤于求古宋儒遠古而善于疑古
漢儒學博而心虛其說經也專或至于誣聖宋儒思
精而力厚其糾傳也勇至果于改經漢之學唐初猶
斤斤焉宋之學元明乃益肆矣蔡氏之爲書集傳明
義理訂舛訛可謂正矣乃若其失非一端謹就二典
摘之蓋有經文本無而增之者曰明都三字也有經
文本有而刪之者夔曰於予擊石附石百獸率舞一
節也經文本順而易置之者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

是也案傳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是孔所以釋字不言曰明都之意正義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卽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疏之明白如此然則摩滅之疑亦鄭氏想當然語並非確有証據于經何歎而當補之五玉等贄固肆覲時所宜有然亦修五禮中一事故經屬于其下而繼以如五器卒乃復傳謂器爲圭璧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疏謂如若也又引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五器証器之卽指五玉引聘義

旣聘而還圭璋証復之爲還說甚通貫也尚書大傳諸侯執所

受圭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畱其圭能改過者復之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罰六年圭不復黜以地于經之次何碍

九年圭不復而地削亦爲此經言而當倒之至以卒乃復爲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

而南行不亦紆迴勉強乎帝之命夔勗以和神人而

夔答之蓋特推廣帝意期至于百獸率舞而後爲和

之至亦自勉交勉之詞云爾故傳樂感百獸則神人

可知疏言帝德及鳥獸也先儒都無夔自言其功之

或史記之述尙書頗多刪潤獨不遺此一節又何以見其衍文錯簡而竟缺之不加解詁也然則益稷之篇兩著夔曰何獨非夔之自功且安見彼後節之非卽從此脫錯而然也之三者蔡氏亦本諸陳氏劉氏蘇氏然輒盡削舊聞徇獨斷幾若千百年相傳聖經可以唯吾增減易置後之學者崇信過深遂致堯典頓增其讀舜典兩違其簡師傳弟受不復知有古文其實于經文傳義並非有不可通如程朱大學例也其弊端在乎疑漢唐之非因傳而及經遂不憚點

竄如此以禹貢之並載史漢諸書從無異詞者而東

坡猶議其有錯編

謂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

積石之上林氏謂其變易經文以就已意蔡

夾漈猶

議其有衍字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自是則有欲入論語

孟子于帝典者矣

王魯齋書疑

有改刊洪範梓材于前編

者矣

金仁山

夫今文且然何況古文吳艸廬郝楚望之

倫宜其不遺餘力也一經如此何問他經冬官之不

亡魯詩之世受其甚焉者也可勝詰哉

朱子大學章句前儒猶或疑之安溪李氏取大學

古本別爲疏解有以也予嘗竊論四書如論語互鄉章儘可依原本誦釋毋庸更換其他重出本作一時一事之言俱不必刪唯中庸在下位三句是真錯簡然四書中似此者亦希矣至孟子孔子之去魯章語勢較集大成章旣別又多去他國之道也一句尤不當刪亦猶論語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兩見只多已矣乎三字今並讀之明非重出也家藏戴氏四子書塵言于盡心卷下獨存去魯章深是卓識附識于此

壬辰二月黃村張厥記

書洪範五行傳後

易主變範主常易言數範言理易純乎天道而人事莫能外範純乎人事而天道在其中所謂八卦九章相爲表裡也顧易可以爲卜筮之書而範不可以爲占驗之書也疇雖有九總以皇極爲之主而前後四疇各以相須見義五行五事皇極之根本也八政五紀皇極之設施也三德稽疑皇極之變通也庶徵福極皇極之徵應也皆所以發明皇極之大而不可不協于極也大禹之告帝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

用厚生惟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若爲洪範揭要蓋卽其所得于敘疇之力以爲效忠之本箕子亦猶是矣自漢儒務博而遺其精測遠而忘其近于是專主五行配五事之說而以庶徵福極比附之伏生傳之劉向志之其于八政五紀三德之實務反略而不講而洪範于是第爲五行占驗之學矣其尤繆戾則莫如于五事之後增出皇之不極一條以足六極竒零之數是皇極第與五事分據一事也皇極且別有在于五事之外也皇之不極其咎獨止于弱也厥罰恒

陰一語又于經外橫添言聽思所司月分與前分配
之次全不相合鄭注雖援子駿傳正之而十二月與
正月惟王極是司終以支離破碎弊不勝詰不若二
孔之學雖亦不能無失猶未有乖本經宜爲朱蔡所
不取也

錄胡氏大紀論書後

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于與賢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嫡孫而立子言偃問曰

禮與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有以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賢聖之君皆不遵先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考其世自沃丁至陽甲立弟

者九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旣以廢嫡立諸弟子
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
湯首爲亂階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
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
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
壬名世此以歷算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
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
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
無經史可也

右胡氏大紀論商王不當有外丙仲壬名世錄之以証蔡氏伊訓傳謂太甲嗣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器者非也外丙仲壬之事朱子意在傳疑故于孟子註並列趙氏程子二說自蔡傳斷斷然斷書序孔傳之爲妄其引吳氏甚辨學者從之亦未正于此論耳吳氏曰嗣叔父而王爲之服三年喪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此語尤謬夫太丁世嫡也不幸早卒而無端奪其嫡嗣以後仲壬絕大宗而尊支庶何道也哉古今承祧大統唯有國賴長君之說行權者多以藉口湯崩太

甲非幼且卽幼而周公未嘗先成王立也丙壬何得
妄干耶今將謂湯尹之固將立太甲而先之二人與
則烏知二人享年之必皆促而得以及太甲也將謂
本不欲立太甲與則二人之後何不承以其子而以
太甲也可笑世之爲孟子講章者漫曰天意屬太甲
二年四年若或促之則是謂湯尹之違天也不大乖
戾矣哉金氏前編亦宗大紀其釋伊尹祠于先王爲
當喪卽位冢宰攝祭告也先王謂元王以下祇見厥
祖奠于殯宮告卽位也雖尙不免信湯崩踰月之舊

說然較諸吳氏太甲卽位于仲壬之柩前居憂于仲
壬之殯側者稍覺有條至蔡傳旣以孔氏之奠殯卽
位爲非又採吳氏柩前殯側之說其失視孔傳適均
吳氏旣以太甲不離殯側伊尹自至祖廟攝告卽位
又謂奉太甲徧見先王皆適自形矛盾而餘可不辨
矣

錄金氏考正洪範經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御名

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云云

至則以

風雨

東坡蘇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皆曰此

五紀之傳今從之蓋歲月日星辰之度具于

御名數

箕子于此特以其切于君臣政事者言之曰者箕

子之辭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云云

至

歸其有極

傅氏子駿以爲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子王子是之卽以繼皇建其有極之下以爲此章經文上文所謂斂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文曰皇極之敷言者乃箕子此章傳文今從之

八庶徵

云云

曰時五者來備

云云

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

九五福

云云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至其作汝

用咎

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五福之下曰斂時五福猶庶徵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爲皇極之傳今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箕子于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爲君者體天治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所謂汝弗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興起感發之化而以絜矩爲言是也又况章內曰攸好德曰旣富方穀曰錫福則爲五福之傳無疑

六極 云云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至民用僭忒

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威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福也臣而僭之則轉而趨于六極矣

右元金仁山先生考定洪範載在通鑑前編所改正
經文者三處曰王省惟歲斂時五福惟辟作福是也
改正傳文一處曰時五者來備是也餘俱仍舊洪範
說者衆矣罕有言其錯簡者朱子改大學蔡氏考武
成而于此獨無異詞始予嘗疑斂時五福接于皇建
其有極之下殊爲不類蓋時是也乃直指上文之詞
五福臚具尚在後此處不應以突起爲義曰時舊作
一句蔡傳爲五者各以時至則卽以敘之義亦不應
相複也得金氏此篇而後渙然冰釋焉蔡傳以綱目

言九疇金則分爲經傳初一日五行爲大禹所則洪
範之經一五行至五曰土亦禹本經水曰潤下以下
乃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亦如朱子大學章句皆燦然
明白是則獨三八政無傳耳三德之平康正直稽疑
之凡七以下皆傳也子王子者王栢卽金之師嘗撰
詩書疑義頗多違背爲後學所訾獨此薈萃衆說而
成較有條理論者猶多非之至明閩陳第之移掇則
益破碎無取矣

錄金氏疏證梓材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孔安國乃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王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似洛誥之文朱子是之以集庶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洛之議也夫宅洛之事其總敘見于召誥三月惟丙午朏云云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厥旣命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卽多士之書敍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曰梓材是也其敍卽康誥之敍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者蘇氏所謂洛誥之敍也朱子亦嘗以爲然夫蘇氏旣以康誥之敍爲洛誥之敍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子皆然之今以康誥之敍冠梓材之首合爲一書豈不昭然明白也哉然則篇首

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也夫梓材之書爲周公道王德意以誥諸侯之書故伏生誤以爲周公命伯禽大傳所說喬梓之事固非梓材本意然旣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之語矣縱王曰之辭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決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在多士之前而今文古文躡于召誥之前繼于康誥酒誥之後故其敘誤冠于康誥之首而其文誤衍

于酒誥之尾是叙也蘇氏知其不可冠于康誥則
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
周公留後之文非咸勤誥治之事而梓材之書其
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後章則乃淇大誥治之詞
其間辭意亦無不脗合焉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
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
位爲宮室畫郊里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
其徒衆以受役焉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
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

撫卹之也。大家如殷民六族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其醜類從于諸侯以聽役于王室者爲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于大家，以其臣上通意于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卽三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卽三卿之副也。周公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子罔暴厲殺

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
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
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
者徒役起于夫家邱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于其
下故凡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連歷
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
與爲公家之事而竝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旣
與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于良民故曰肆

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
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所當承流則又
述王啟侯監之言在于爲民不在于厲虐故曰王
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
衆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
晉師之歸老疾句踐反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
之中亦有臣妾如女子入于春櫓之類蓋供樵爨
之役于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至于屬婦
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爲恬養

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爲成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爲喻自此以下旣字爲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旣勤敷畱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
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爲殷民審邇王
室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
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
孫永保民則又述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
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爲國家久長之計亦無
出于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
誥治也周家營洛之事總敘于召誥而又各自爲

書各自爲敘其後備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
殷者則名多士侯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
往復之辭成王往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
曰洛誥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大誥爾多邦一大
誥也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前旣名大誥故此
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誥而以篇內梓材
之語名之爾

佑案康誥首四十八字衆說不一及讀仁山前編以
爲卽梓材之敘而其書卽召誥命侯甸男邦伯之書

通篇疏解極強博竊以作洛時四方旣大和會康叔
自當與侯甸男邦采衛之列率其民庶以從王事叔
又殷民之監也庶殷乃其專統周公承王誥治非叔
誰先然金氏欲以此四十八字斷歸梓材之敘則可
不必又專主此篇爲命侯甸邦伯非命康叔之書則
經文王曰封三字豈可刪却蓋凡篇首王若曰之上
當有周公曰三字非獨此篇康誥酒誥皆當然史官
發例于多方而省文于其餘自爲讀書所當知今試
就蔡傳多方篇所載呂氏說合之金氏此篇說作篇

首有周公曰三字加于王曰封上讀而解之則王曰
封以下周公述王命之詞也王啟監以下周公自申
誥康叔之詞也要于前後文義自然貫通不至有蔡
傳斷錯之惑豈非讀書一快斯則予于前說已詳言
之者因備錄金氏所疏于此而復申鄙見以待後之
會心人參訂焉

錄李氏洛誥句讀

周公拜手稽首曰至以圖及獻卜

其基兩字如傳屬下句亦可屬上句更古

王拜手稽首曰至拜手稽首誨言

周禮有貞龜此貞字卽其義言卜旣休而恒吉卽
如我二人其貞者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至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詳此段自王肇稱殷禮至汝永有辭是一串口氣
始言王在洛肇舉盛禮廣釐庶祀而尤以崇德報

功爲先故方我之率百工而從于周也予固知王之將有事矣有事謂祀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今王果就而命之曰其記功宗而以功作元祀且告其神曰汝受茲寵命當嘿有以厚輔王室也夫報死者乃所以勸生者今祀功宗記載豈非汝之所以敎戒百工者乎雖然今日之功宗皆其先世有功德或老成未凋謝者孺子其引以爲朋助哉用賢勿貳圖功惟終無徒若火之時燄燄而已當使其所灼者相續而不絕其可也順道撫事無改

我之所爲而所用之人則惟以在周之工使之就
官供職明作以勸一時之功惇大以成裕後之業
則永有休稱于後世矣蓋大意只是勗王之信用
耆舊賢人而從祀典說起者因王舉功臣之祀就
其善意而引伸之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至惟事其爽侮

諸侯立國多仍其舊不能如王朝百工之建官惟
賢也惟在敬以蒞之而辨其享不享者而已蓋周
公遷洛元爲道里之均朝會之便則撫御諸侯之

道不可不講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至無違用戾

頒分也言我勤勞于王家者汲汲不暇王當分我此心以聽我教汝而輔民彛可也若汝不勸于是則不永世惟當厚繼乃考之道而無不順焉則子亦不廢汝之命而盡心勦力汝往敬其所事子亦能明于農事以左右斯民庶幾民生優裕不至于流離而遠去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至予冲子夙夜毖祀

成王稱周公之功而言所舉祀典及于無文茲公
功德之盛如此雖當公之身子夙夜敢忘祀乎
蓋沒而後有祀然古人嚴敬之至則以事神之禮
事之享禮之設意蓋如此下文以秬鬯二卣曰明
禋者卽其事也此亦以答公王肇稱殷禮一段意
言元功雖多孰過于周公者

王曰公功斐迪篤

至命公後

周公意欲王居洛宅中以定基業王意則謂洛邑
新建迫近頑民非公不能鎮撫故旣命公曰公之

輔我之功啟我之篤當常如今日不可有替乃復命之曰予仍且辟于舊都命公留後于洛也

四方迪亂

至亂爲四輔

言四方雖開治而宗周之禮樂未定則公之功亦未能安也故欲公之啟大其後以爲士師工之永監且保釐東郊以爲周之四輔也成王其殆命公以制禮作樂之事乎其後周公居洛而作周官乃所謂定宗禮者所以迪將其後者備矣

王曰公定

至

四方其世享

公其安居于洛予今往辟于周矣公之功無不肅
將而祇歡者公當泰然處之不必過爲勞困也蓋
因公有不暇之言故以此語慰答哉漢書作我乃
王莽輩誤讀誤解不足爲據也君奭之去公猶懇
懇留之豈有召公當作誥殷勤之時而周公乃求
去以困王尙論其世殆不如是

周公拜手稽首曰

至引朕恭

公言我固恭于事君者今王命予來洛以誕保文
武之業所命之言無非所以推廣我之恭敬也

何言廟堂
卷一
孺子來相宅至惟王有成績

又答王定宗禮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之意言當
王來相宅卽大加意典禮于殷之獻民將開一代
之規模爲成周敬德之先曰自此宅中爲治必使
萬民咸休然後爲有成績也此卽櫟括王言之意
蓋未至有成績則所謂未克敕公功者觀武王訪
道箕子則商家文獻周所監也故惇典于殷獻民
乃周公制作之藉今攷周禮直是洪範義疏聖賢
源流可見

子旦以多子 至 乃單文祖德

遂以治洛自任言我將偕卿大夫士厚前人之成
烈以對于天下又考我昭子之典刑以盡文祖之
德蓋又以制禮作樂自任也作周孚先者爲周家
忠誠之先也昭子當是武王對下文考言故曰昭
子

忼來懋殷 至 其永觀朕子懷德

王言夙夜懋祀周公故有以秬鬯休享之事周公
不敢越宿而轉祭于文王武王爲王祝釐使之順

篤繼序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又言使殷都引長而王能使殷繼序萬年瞻仰于王而懷其德也以殷名新邑者本殷地也

戊辰

至

王入太室裸

觀此節似洛不立七廟而但立文武二廟也但文武二廟亦曰太室疑于后稷太廟者蓋世室太室本通稱如世子太子之比

王命周公後

至

惟七年

此卽就上文逸祝冊告周公後者而申紀其月耳

或曰前祝冊者告神也此則作冊以告周公

此安溪李文貞公所說洛誥載在榕村集所謂尙書句讀者也與舊說殊多絕異其不爲說者大約仍同蔡傳也洛誥注疏繆戾非一蔡氏改正如復子明辟王命公後之文最爲精當唯明農尙循舊解元明儒者亦未有以易之公獨折衷著論不主退老之說又讀罔不若爲句子不敢廢乃命爲句以未定宗禮爲成王命周公以制作之事以公無困哉爲慰勞之詞義俱貫通竊嘗繹之周召二公皆懿親元老與國相

終始初非異姓之臣成功則退若伊尹告歸張良謝病比也君奭篇召公告老周公留之之說本未爲確卽如其說而周公之不當言退更明矣固非文貞之好爲異說以矜創也王肇稱殷禮一段亦與蔡義可並行不悖唯夙夜毖祀秬鬯二卣兩段義稍未安予已別爲解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不當屬上段之末蓋鈔錄偶誤要之討論無窮彼束縛前人之藩牆而慢無叩觸與夫妄憑一時之鹵莽而竄易舊章其失則均錄之以見學貴自得如此

錄全太史六宗問答

問 漢魏十四家六宗之說錯出不一若何折衷

答 類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則禋六宗當爲天神而後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後徧于羣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雜復則凌亂矣六宗則當實舉其目而或名雖六而實不副或自以其意合爲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經也故犯此數者之說則其譌誤不必詳詰而已見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時其說甚古然于類帝

有複歐陽和伯變其說以爲在天地四方之間助陰陽成變化而李邵以爲六合之間劉邵以爲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宗孟康以爲天地間遊神則皆歐陽之說無可宗而強宗之揚雄所謂神游六宗者也孔安國引祭法以爲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則寒暑卽時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禱非大祭也說者以爲本之孔子劉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將後儒亦無復紛然者矣劉歆孔光王肅以爲水火雷風山澤是乾坤之六子則兼山川而祭之賈逵之

天宗以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地宗以
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同此失也康成以
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當之則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祇二宗虞喜
以地有五總五爲一以成六劉昭取之則六宗祇
一宗司馬彪以日月星辰之屬爲天宗社稷五祀
之屬爲地宗四方五帝之屬爲四方宗是并羣神
皆豫矣而核之則六宗祇三宗若張髦以爲三昭
三穆張迪以爲六代帝王則無論是時曾備七廟

之制與否其六代果爲何帝何王而要之不應以
人鬼列於山川之上若宋儒羅泌以爲天宗地宗
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則無論經文之上下皆凌犯
而亦輕重不以其倫明陶安以爲類上帝乃祭天
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數也則又本虞喜之說
而少變之方以智以爲五方實有六神曰重爲句
芒曰黎爲祝融曰該爲蓐收曰修曰熙爲元冥曰
勾龍爲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豈容別
列爲宗近如惠學士士奇以古尙書伊訓及周禮

之方明爲六宗以其上元下黃前青後黑左赤右
白實備六合之氣則亦上下四旁之說而況是時
尙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編修世駿謂是天地四嶽
之神亦少變伏歐之說者然天地已見于類帝而
四嶽則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徵君彤以爲六府亦
非天神之屬皆不免于上下文有牴牾故愚嘗謂
盧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其義甚長而特
是天宗之目不著則孔鄭兩家之說皆得附之而
無以見其爲六然則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卽左傳

之六物也六物者曰歲謂太歲也曰時謂四時曰
日日月曰星則二十八宿也曰辰則十二次也是
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屬無有過于此六者有時
舉四時而析之與歲日月星辰並列則謂之九紀
逸周書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二宿三
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歲又曰九星周書
日月星辰四時歲是謂九星王深寧曰九星卽九
紀也有時舉歲日月星辰而不及時則謂之五位
國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蓋舉五位而知其時之爲
冬也有時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歲時則曰四類深
寧解周禮之四類以此四者當之蓋舉四者而歲
時從可知也有時舉日月星而不及三者曰三光
又曰三辰蓋以日月該歲時以星該辰也是皆隨
意錯舉者若祭則必定爲六故曰六宗尙書之禋
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
之說謂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
尙在六宗何與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

宗嶽瀆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謂也

此寧波全謝山先生所著經史問答尙書十八條之一言六宗者多矣未有若此之簡明精當者或云前明周洪謨已有此說先生蓋亦襲之先生學綜百家著述甚富而無西河諸人侮嫚之習臆決之私故足尙也

錄全太史三江問答

問 古之言三江者極多以沈存中之該博亦云莫知孰爲三江者故前輩以爲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猶按漢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聖人闕如之旨然羣說之紛綸要不可不考也

答 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凡數百里至湖口

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况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大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遊全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淞江爲南江指永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指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荊公亦

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今之宜興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旣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

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廣德長瀆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羨而南江旣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朮明疑東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酈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

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爲中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之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魏王泰括地志謂禹貢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海夫合爲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別之說輔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諸唐許敬宗但大禹非陸羽一種人物則蔡九峯之所難不可謂非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荊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至尋陽分爲九道

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入海此本漢地理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原而三目今載在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則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之委一以爲原暮四朝三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又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

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非也初學記又引郭璞山海經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經原未嘗以之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學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紀之揚况山海經安足解尙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

有大江出汝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
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
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
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
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曰上江
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曰下江亦曰
婁江是本庾杲之吳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
記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
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之守節始專主其說

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峯皆以爲然但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况東婁爲吳松江支港近在一葦故孔仲達卽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考吳都賦注則東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氏志林謂松江至彭蠡分爲三道其所謂三道者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而言則更紕繆之甚者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旣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

之水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則志林之說
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子嘗泛舟
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二江者考之吳志有白
蜺江笠澤江意者卽古所謂三江者耶不知白蜺
江卽東江笠澤江卽松江東發旣失記張氏原注
而又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
之下三江其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
江東南爲婁江北爲東江一謂太湖之下原有三
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婁江東江之未足

以當三江而別設一疑軍以岐之究之別有江者
果何江也是又欲爲之辭而不得者也若韋曜則
又謂吳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其意以大江之
望已舉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則及浙江又南
則及浦江然浦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又東逕始
寧又東逕曹江然後返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特
錢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吳越春秋
以浙江浦江剡江爲三江則浦江原不過浙江之
附庸而剡江并不得與浦江並大江以東支流數

百使隨舉而錯指之可乎惟水經汚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雄長一方包環淮海之境爲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爲兩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

蔡傳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經文記彭蠡之下何爲直舍大江而遠錄湖水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江本不相合明矣况岷江入則彭蠡諸水皆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皆從矣庾張諸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足該之浙江入則浦陽諸水皆從矣韋趙諸家所謂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該之蓋旣舉三大望

而諸小江盡具焉是諸說皆可廢也嘗考宋淳熙間知崑山縣邊實作縣志言大海自西澤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梁謂之吳淞江口由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旣入禹迹無改是其說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祇一瀆耳不應旣以表荆復以表揚不知江漢朝宗之文尙兼漢水言之至揚始有專尊况自南康至海門直下千五百里不得專屬之荆也試以禹貢書法言之淮海惟揚海岱惟青海岱及

淮惟徐尙謂著之一方卽不得公之他所則是夏
史官亦失書法也又有疑禹合諸侯于會稽在攝
位以後若治水時浙江未聞疏導不得豫三江之
列不知禹貢該括衆流不應獨遺浙江而會稽又
揚州山鎮所在必無四載不至之理其不言于導
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顧寧人疑古所
謂中江北江南江卽景純所謂三江北江今之揚
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爲滙蓋指
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

之錢唐江也則愚又未敢以爲然據先儒固城等湖是闔廬伐楚開以運糧者况經文中江明指大江似無容附會也若胡朏明旣主康成之說又以秦漢之際別有三江以分江水東歷烏程至餘姚合浙江入海者爲南江以蕪湖水東至陽羨由太湖入海者爲中江合岷山爲北江其說雖無關禹貢而亦屬不考分江水發安慶至貴池卽有山谿間之何由東行合浙蕪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旣二別標一名其東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復言江也

明將正漢志水經之失而不知自出其揣度之詞
矣景純之說黃文叔頗不以爲然其後季氏罔始
引之東漣澤陳氏暢之歸熙甫因爲定論愚竊以
景純之說爲不易云

三江紛紜之說人各一是非幾于不可悉辨予獨恠
胡氏禹貢雖指嶽號精博其力主康成子瞻以漢與
彭蠡合大江爲三者案漢之入江自在荊州及揚合
流旣久但見江不見漢矣何當復以漢充揚州川數
此經例所無一也彭蠡者澤也經與大野滎波同一

書法本無江名今旣先言彭蠡旣豬而下復云三江
彭蠡仍與焉近于煩複猶之釋澧與九江之皆爲洞
庭者又經例所無二也胡氏不審思及此乃以素所
非議之孔傳忽取其所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本屬含
混之語而奉爲佐証不更自亂其例乎毛西河亦有
三江考知糾蔡傳水經之誤而主韋昭之進浦陽仍
不免一隅曲見此二公者非不知郭氏之有可從也
而皆各任其蔽如此顧亭林乃更就孔郭二家而圓
通之意非不善亦終失之牽勉唯謝山先生爲能條

分縷貫衷歸至是文亦宏整有體可云成章予向爲
九江滌波東迤北會于滙解辨頗不能隨衆媿阿于
三江亦唯郭說爲不可易讀先生此篇深喜先得我
心遂廢去前稿而亟錄此猶覺其意有未盡也因復
申爲論之如此

自金仁山說三江力指爲震澤下流而太原閻百詩
襲之仍以蔡傳爲主又謂禹貢之三江當從蔡傳周
禮之三江當從郭璞是揚州有兩三江也其說九江
亦謂荊州之九江當在尋陽而導山導江之九江則

在洞庭是禹貢有兩九江也俱騎牆鶴突之見閻氏
尚書疏證刊布已久而全氏不之及者殆以其支離
之甚更不堪與諸說深較也

甲辰八月再筆

錄齊侍郎尙書考證跋語

侍讀臣召南謹言按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下訖襄王之世歷年一千七百三十有四得典謨訓誥誓命百篇古帝王繼天出治之大經大法燦然完備以傳學者火于秦復出于漢百篇中蓋存者半逸者半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國古文連伏生書其五十八篇是也五十八篇之在漢世又顯者半晦者半古文上秘府事寢不行今文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博士是也三家經文又同者半異者

半西京劉向合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東京蔡邕等考定刻石太學是也自漢及晉之東
古文復出及齊梁缺簡稍完然天下行古文者半
不行者半古文但傳江左至隋開皇始頒學宮是
也唐太宗詔孔穎達諸儒撰五經正義于是尙書
家之說又廢者半行者半專用孔傳今文三家訓
解遂佚不傳論者謂注經最後出者傳世最遠書
有孔傳猶易有費詩有毛春秋有左禮有小戴不
其然乎顧自有正義以來讀書家又信者半疑者

半穎達同時有馬嘉運撫其疵後時有王元感糾其繆然疑疏不疑傳也至宋信傳者半疑傳者半矣劉敞程子王安石蘇軾諸儒考脫簡訂句讀每離傳以解經然疑傳不疑經也至南宋信經者半疑經者半矣林之奇呂祖謙所著依小序酌傳疏猶不過畧短從長其酷信古文恨不見百篇全經者則有鄭樵其力辨古文疑孔傳一書爲僞者則有吳棫至元吳澄明郝敬直謂尙書真者半僞者半自伏生二十八篇以外不可爲經當留者半刪

者半此則不可以不辨者也古文平易淺近較二
十八篇之渾渾灝灝噩噩誠絕不相類如較僞太
誓白魚赤烏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
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科斗爲隸古不無
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
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闕世自漢至晉不
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
其間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
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于正

其言治弊然足爲後代準繩大禹謨精一執中上
紹二典府事歌敍下啟箕疇湯誥言降衷恒性仲
虺言制事制心千古聖賢學問之淵源功德之根
本具在古文不可沒也如必尋垢索瘢則今文以
耄年記憶之餘傳誦女子之口音訛字異在所不
免據論語孟子有堯命舜命契之辭則堯典有關
文也據左傳范熒苑何忌所引大學傳所述則康
誥有關文也酒誥之文俄空夔曰之簡再見康誥
首簡乃言作洛梓材終篇全似告君果與孔門傳

授經文一一符合乎哉月令本自呂覽王制明出
漢儒戴記雜採傳說猶且尊爲禮經獨于古文嘖
有煩言非持平之論也且孔傳詁經義質詞簡雖
有迂曲要非若牟長朱普秦延君輩章句動至數
十萬言之繁猥也又非若馬融鄭元輩動据中候
璿璣鈴考靈曜諸緯書之奇恠不經也孔疏于制
度典章徵引該博隨文剖析時有折衷如解武成
謂簡編斷絕經失其本解無逸謂太甲稱祖未知
其然解臯陶謨庶明勵翼兼採王鄭二家解泰誓

謂文王是追稱非及身改正朔至如據經正史記
之違據傳闢識書之誕有功聖經實爲趙宋諸大
儒道之先路縱或曲護孔傳義涉支離善學者棄
瑕錄瑜取舍各半可矣但記其過而忘其功可乎
哉由斯以談卽疑傳疑疏亦非持平之論也蔡沈
生諸儒之後又親承朱子緒言竭其生平功力以
爲集傳宜毫髮無憾矣後人之論蔡傳猶不免于
信者半疑者半况孔傳作于前漢孔疏作于唐初
者哉孟子曰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卽解釋

聖人之經而其難已如此也國子監本歲久版字
漫漶刊敝亦缺者半完者半別風淮雨三豕渡河
每卷訛舛多有今奉 敕校刊 臣與原詹事 臣浩
等廣蒐舊藏善本對讐是正訂譌補缺爲之句讀
以付開雕輯爲考證如千條附記每卷之末其無
他書可據雖明知文有脫誤槩從舊本志慎也 臣
謹識

右天台齊次峯先生撰載今尙書注疏卷末文甚詳
備明整可爲正則唯其言今文不從史漢之壁藏而

主孔序之口授尙屬因循失考又以古文採綴成章不免稍出入于諸家之說然大旨持平至于明二孔之功過示後學之去從尤深有裨尙論云

再書金氏梓材疏後

以梓材上半篇爲周公述王命告康叔後半爲周公
自申誥之初非予勑說蓋孔氏正義于王啟監下特
加周公曰三字已明白揭之矣是實疏所以體經補
傳啟悟學者並不若武成之猶有然疑而後之吳氏
蔡氏不察也周公作洛邑與封康叔乃黜三監後區
置殷遺兩大事當武庚旣滅東土人心未卽綏靖急
須更理故一面封康叔屬以撫輯殷之本土一面定
計營洛籌撥殷民當遷者以分其勢本屬同時並舉

殷民之遷蓋康叔與有力焉康誥酒誥言殷民是殷
本土之民梓材言監則并作洛之事與遷洛之民四
方百工之衆皆使董督制馭之以故周公初基作新
大邑于東國洛得繫諸康誥之首而其實具于梓材
之中夫建國君民四竟皆其臣庶奚獨異乎大家固
知爲庶殷丕作時若六族七族九宗五正之徒言也
盛世豈有暴厲殺人之事厥惟徒役之興與軍行相
出入法寬則弛而猛則生變故必戒以予罔示以敬
勞也姦宄殺人戕敗人豈有概出于宥之理厥惟動

大衆興大役罪隸之人皆得與服勞以邀末減與康
誥言刑茲無赦酒誥言予其殺者異也因復述王命
叔爲監之意在乎教民以無相戕虐而尤在邦君御
事之養恬是時庶殷已當大創之後又重以大勞拊
循之爲亟也至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尤作洛
之明文所謂爲四方朝貢之便道里之均者和懌先
後迷民迷民卽頑民也按時度義莫顯于此矣有何
斷錯之處不可貫通之惑舊說惟不能明指此篇之
爲作洛事與監字之爲監庶殷未免顚預故予獨以

金氏此疏爲詳明焉予茲得讀宋錢氏融堂書解喜其解武成先得我心又以康誥首四十八字是三篇之總序乃洪大誥治統三誥之詞可云截斷衆流者而惜其梓材之解闕佚無從繼錄然錢氏能讀武成與此四十八字則于梓材必當有進錢淳安人與金地不遠不審金氏曾見其書否耶若金氏武斷伏生之有誤至欲去篇首王曰封三字而移前序就之斯誠大惑夫伯禽與康叔三見周公而三咎云云文連康叔是正以其書爲誥康叔書而旁採遺事以入其

中大傳此類甚多何嘗有明文以爲命伯禽書是誣傳也遂若經文非斷簡卽衍字并誣經也與吳氏蔡氏之見何以異哉篇中三惟曰呼應成章法前一惟曰當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繁連讀解之蓋言王與監上下始終相成之道所以重責監而以今王惟曰配古王以監惟曰應今王又以後兩惟曰與前一惟曰作關鎖學古文者不可不知金氏解稽田三者夾入武王事猶不免爲蔡傳所縛不若孔傳止言爲監撫民至下先王始謂文武者條理較正也二孔良

尙書質疑

卷下

八

未可輕棄故復繹而論之

辛丑七月

尙書質疑卷下終